

白崇喜将军传



白崇喜将军传

白崇禧將軍傳

全一冊

每冊實售國幣二角

外埠郵費酌加

編者 張國平

發行者 新中國出版社

上海海雜誌公司

北平新書局

生活書店

廣東漢口

大公書局

香港皇后大道中

經售處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目次

第一章 從統一廣西到完成北伐……………一

一 統一廣西……………一

二 赴粵報聘……………二

三 北伐前游說湘軍……………四

四 隨何應欽底定福建……………八

五 攻下浙江全省……………一二

六 克復上海……………一六

七 清黨運動……………二〇

八 龍潭敗孫傳芳軍……………二三

九 西征計代唐生智……………二七

十 完成北伐……………三〇

第二章 整軍經武埋頭建設……………三五

一 祕密飛回武漢……………三五

二 退入廣西……………三九

三 出西江圖粵……………四二

四 攻湘達岳州……………四六

五 整軍經武……………四九

六 訓練民團……………五三

第三章 首樹抗日之旗卒達抗日之願……………五九

一 兩廣合作……………五九

二 與紅軍鬥智……………六二

三 出兵抗日……………六三

四 冒暴風雨飛京……………六九

五 指揮淞滬大戰……………七二

六 隨蔣委員長視察西北……………七三

第一章 從統一廣西到完成北伐

一 統一廣西

白崇禧將軍，字健生，廣西省桂林縣人，生於前清光緒十九年——西歷一八九三年，現年四十六歲。

將軍天資英武，胆力過人，同時又富有謀略，所以人們都稱他做「小諸葛白崇禧」。他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曾參加過第一次的革命運動——武昌起義。在保定軍官學校畢業以後，就回到本鄉，在李宗仁黃紹竑兩位將軍的部下任職。李黃兩將軍都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和他是同學。

這時正是民國十二三年間，廣西的軍政大權，都握在兩位軍閥陸榮廷和莫榮新的手裏。陸莫兩人都是綠林英雄出身，不懂政治，自恃手裏握有兵權，把廣西當做他們兩人的地盤，無惡不作，廣西的民衆恨他們刺骨，但却無可如何。白將軍是畢業於軍官學校受過新思想洗禮的新派軍人，和綠林出身的純粹封建軍閥，陸榮廷莫榮新等自然如水火不能兩立，對於陸莫兩人的所行所爲，更覺看不過眼，況且當時國民黨在總理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革命空氣，蓬蓬勃勃，異常緊張，廣西和廣東疆界相接，白將軍受了鄰省的革命空氣的激盪，更覺忍受不住，爲了愛鄉和愛國觀念的驅使，於是他便和李宗仁黃紹竑兩位將軍聯合起來，把陸榮廷和莫榮新兩人驅逐出去，統一了廣西省的軍政大權。

二 赴粵報聘

白將軍既和李宗仁黃紹竑兩位將軍驅逐了陸榮廷和莫榮新，代陸莫兩人而據有廣西，又覺得如若自己在政治上沒有一個正確鮮明的立場，那麼好比以暴易暴一樣，很難得廣西民衆的同情。這時他默察國內大勢，知道廣東方面的國民黨，爲全國民衆所擁護，將來一定有很大的發展，於是他便和李宗仁將軍商量，把廣西併入廣東國民政府，服從國民政府的指揮。李將軍正愁自己的地位不大穩固，聽了這話，很以爲然，遂於民國十四年間，派白將軍爲代表，到廣東去報聘。

白將軍到了廣東，首先就去見廣東國民政府的最高顧問鮑羅廷氏。鮑羅廷氏是蘇聯有數的軍事政治人才，白將軍也素有智囊的聲譽，兩人長談之下，大家都相見恨晚。白將軍對鮑羅廷氏非常推崇，鮑羅廷氏對白將軍也很恭維。

這時廣州國民政府方告成立，主席爲汪精衛，在聆悉了白將軍的來意以後，就把這事請示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廣西軍事當局既然表示願意接受

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對於這要求，就全體予以通過，從此以後，白將軍遂開始成爲國民革命隊伍中的一員。

這年八月間，汪精衛先生又親赴廣西，和白李兩位將軍一度磋商，於是兩廣的合作，乃更趨密切。

三 北伐前游說湘軍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在總司令蔣中正領導之下，誓師北伐。當時國民革命軍共編成七軍，計第一軍軍長蔣中正，第二軍軍長譚延闓，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第四軍軍長李濟琛，第五軍軍長李福林，第六軍軍長程潛，第七軍軍長李宗仁。白將軍則爲總司令部的參謀長，是蔣總司令所最倚重的一個。

這時，湖南的湘南善後督辦唐生智，因爲和湖南省長趙恆惕意見不合，派代表

劉文島、雷鏞、襄到廣東，游說廣東當局，說：如果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唐生智願率所部聽命前驅，不過附帶的有一個條件，就是譚延闓和程潛二氏所部的第二第六兩軍，請不必取道湖南。當時國民革命軍正想假道入湘，不過因為北洋軍集中在湖南一帶，沒有機緣，唐生智的要求來得恰是時候，當然沒有不容納的，於是廣東當局就派白將軍和陳銘樞將軍兩人為代表，到湖南去報聘，兼負游說湘軍的使命。

在白將軍沒有奉命入湖南以前，我想先把湖南軍隊的情形說明一下：湖南的軍隊，原祇有一個師的名稱，自從袁世凱帝制失敗以後，湖南就成了南北戰爭的樞紐，幾乎沒有一年的安息的日子好過，加以譚延闓和程潛間的政爭於前，趙恆惕和譚延闓間的政爭於後，更是弄得遍地狼烟，沒有一處乾淨土。趙恆惕原是譚延闓任省長時的一個師長，趙取得譚延闓的地位後，就把所部宋鶴庚魯滌平兩旅長升為師長，民國十一年，譚延闓奉總理孫中山先生之命，入湘討賊，宋鶴庚魯滌平兩師長

反趙投譚，當時反趙投譚的還有謝國光吳劍學蔡鉅猷三鎮守使，（三人所部皆爲一混成旅）不過宋鶴庚和魯滌平兩師的旅長，都忠於趙恆惕，而趙又得吳佩孚的厚援，所以譚交兵之下，宋鶴庚大敗，譚延闓率殘部退回廣東，勝利的結果，是屬於趙恆惕所有。

譚延闓雖退回廣東，但仍以「湘軍總司令」名義駐粵，所部有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陳嘉祐等五軍，（第六軍蔡鉅猷在湘西未入粵）廖家棟陳方度鍾啓宇李韞珩唐支廈周雍能魯蕩等八支隊，人數在四萬左右。民國十三年冬，孫總理北上，譚部改稱「建國湘軍」，任建國軍北伐之中路。當時程潛則以攻鄂軍名義，有事於湘粵邊境，程原任大本營軍政部部長，因爲和譚延闓稍有不睦，所以別樹一幟，以示不隸於譚。程氏所部人數祇有三四千，蓋由軍政部衛隊及其他散衆編成，實力有限，後建國軍北伐之役失敗，程氏收有譚部殘餘，乃有日後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的

編成。

趙恆惕既戰勝了譚延闓，論功行賞，就把宋鶴庚魯滌平兩部反譚投趙的旅長，都升爲師長，魯部的另一旅長唐榮陽，因爲遠鎮津澧，未曾參預戰役，所以沒有升師。這四個師的名義是，湘南暫編陸軍。計第一師師長爲賀耀組，第二師師長爲劉鏘，第三師師長爲葉開鑫，第四師師長爲唐生智。這四師中，以唐生智和葉開鑫的兩部爲最強，故又另加唐生智以湘南善後督辦，加葉開鑫以湘西善後督辦的名義，以示寵異。

不過趙恆惕的政治設施，頗不受湖南人的歡迎，而唐生智的爲人，又非常精明強幹，他屈在趙恆惕的治下，當然不足以發展其抱負，趁着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機會，就乘機稱兵以取代了。但他又因譚延闓程潛二氏過去在湖南很有地位，恐他們所部第二第六兩軍進入湖南，不但戰勝趙恆惕後，湖南的政權不能爲他所有，就是他

自己的軍權，也隨時有瓦解的危險，所以他首先要譚延闓程潛二部，不必取道入湖南。

廣東當局接受了唐生智的要求，派白將軍和陳銘樞將軍到湖南去報聘，同時游說湘軍。白將軍到了湖南，會見了唐生智，首先就代表廣東當局答應了他所提出的條件，決定不派譚延闓程潛二部取道入湘，並告訴他北伐軍的戰鬥程序，取道湖南的是總司令蔣中正所兼的第一軍，李宗仁將軍的第七軍，和第四軍由陳銘樞將軍統率的一部，以祛除他心頭的疑慮，又以敏捷的口才，游說他的部下，說得湘軍翩然來歸，於是遂有十五軍聯合北伐的壯舉。從這一點而論，我們已不能不承認白將軍在革命運動史上的功績，是如何的偉大而不可磨滅了。

四 隨何應欽底定福建

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白將軍爲總司令部參謀長，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是蔣總司令最有力的臂助。當時北伐軍因爲白將軍說服唐生智來歸，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故一戰而下長沙，乘勝攻克岳州，四軍、七軍、八軍大顯威風，羊樓司之役，汀泗橋之役，賀勝橋之役，殺得吳佩孚大敗虧輸，棄甲宵遁，北伐軍直下武漢，震動了整個世界的視聽，而白崇禧將軍的聲名，也就漸爲世人所知。

其後白將軍又奉命隨李宗仁將軍的第七軍進攻江西，與孫傳芳的部隊開戰，在南昌和九江之間，爭奪好幾次，擊潰了孫傳芳軍隊的主力謝鴻勳盧香亭的部隊，使孫傳芳一蹶不振。不久，又奉調赴東江，協助何應欽將軍作戰。

這時，總司令蔣中正已辭去了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兼職，薦請國民政府任何應欽將軍繼任第一軍軍長，蔣氏鑒於東江防務重要，非有知兵大員，不足以資鎮攝，乃留何應欽將軍坐鎮潮汕，而以白將軍爲其輔助。

但第一軍大部已隨蔣總司令北伐，留守東江的僅有第一軍的第三師，第十四師，及獨立第四師的兩團和五十八團，步槍不過六千枝，砲不過六門。

白將軍到達東江的時候，正值福建偽督辦周蔭人，受孫傳芳的命令，傾師東進，企圖佔領潮梅。因為潮梅是粵東重鎮，倘若有所動搖，不但足以危及廣州根據，而且影響前方作戰，關係非常重大。

上面已經說過了，革命軍的留守東江部隊，只有六七千人，而敵軍則有三萬餘，傾師來犯，勢力頗不可忽視。白將軍和何軍長商議之下，以地廣兵單，徒事防禦，實屬無補，雖各方面相當布防，敵軍難以輕入，然而曠日持久，終不免老我師，而且依照當前的形勢觀察，敵軍的聲勢雖大，而我軍士氣也很旺盛，遂本革命的精神，下攻擊的決心，聯名電請蔣總司令准予率領所部入閩，覆電許可。何軍長奉命後，就參照白將軍所定計劃，命獨立第四師師長張貞，率所部及五十八團，在饒平

暫取守勢，以禦張毅，又命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潮州分校教育長王繩祖，率領軍校學生，協同代潮梅警備司令何輯五，担任潮汕後方防務，並以第三師的第九團，於東江的右岸嚴密布防後，就由三河壩進駐永定。

這時，敵軍的主力周蔭人已抵永定，何軍長和白將軍遂於十月八日，親率各部，直趨永定，先發制人，打算先把周蔭人的大本營擊破，再行將敵軍各部分別殲滅，而使一鼓盪平，使敵軍無法恢復。九日，命第三師師長譚曙卿，率所部進攻永定城，又命十四師師長馮軼斐，進攻石下壩，以斷峰市孫傳芳部的來援。當日永定的敵軍頑抗雖極猛烈，終不敵我軍，僅歷一晝夜，就將永定城克復，周蔭人僅以身免。

永定既下，周蔭人的主力部隊全部消滅，所以不久就把福州佔領，底定了整個福建，這都是白將軍運籌帷幄的功勞。

五 攻下浙江全省

白將軍和何應欽將軍既底定了福建全省，又奉到了南昌總司令部的命令，繼續北闕，就在十五年十一月間，佔領了浙江衢州。衢州是浙江的門戶，進可以攻，退亦便於守的軍事形勢之地。北閩軍的佔領衢州，恰在孫傳芳系周鳳岐部隊的反正中，這更顯示革命軍在政治上的勝利。

關於北閩軍佔領衢州的經過，是頗值得一述的。當時北閩軍的東路軍第一師薛岳，第二師劉峙（均歸第一路指揮官王俊指揮，政治部主任爲繆斌）等部，尙在贛東北信江流域一帶行軍，這幾部都由廣東出發，轉戰千里，士兵和官佐及政治工作人員都感到十分疲乏，需要休息，但在當時的革命形勢中，是不容許的，當時需要的是積極進展，以最高的速度來摧毀軍閥最後的營壘，作戰的目的是立即攻下浙江

，進佔上海，會師南京。北閩軍在這一目的之下，遂由福建浙江江西邊境，分由江山常山開化等數路入浙，這時奉孫傳芳命令鎮守衢州的周鳳岐師，自師長到士兵，都接受了三民主義，他們都掉轉了槍頭，站在革命軍一起，去進擊革命軍的共同敵人——孫傳芳軍。該師參加革命軍後，就擴編爲二十六軍，軍長爲周鳳岐，政治部主任爲胡公冕，（民國廿一年在上海以共黨關係被捕解京）孫傳芳因周鳳岐的反正，大爲震怒，即以全力加以壓迫，革命軍爲了進取浙江，聲援二十六軍起見，遂以鐵一般堅決的精神，一日夜平均走一百餘里羊腸似的樓梯般的山嶺小路，越過了險峻的仙霞關，（在浙江江山縣屬二十八都，係浙贛邊唯一的門戶。）趕到衢州。

革命軍一到衢州，就和二十六軍會合，繼續向衢江下游推進。前方的敵人，在革命軍威迫和進擊之下，節節敗退，由龍游而蘭谿，而嚴東關，（嚴州屬），而相廬。在桐富（富陽）之間，敵人企圖固守和頑抗，革命軍的先頭部隊已跟蹤追到桐廬。

廬，前鋒二十六軍及李明揚等部，順江直迫桐富間孫軍防線，並和孫軍的主力遭遇，敵人是以逸待勞，築有強固的工事，血戰三日，沒有進展。這時前方的敵人既是頑強抵抗，同時由福建向浙邊慶元雲和麗水縉雲迂迴至松陽宣平，有橫出遂昌永康武義而至龍游金華，以斷絕革命軍前後方連絡的企圖，甚至有夾擊革命軍的可能。自然，周蔭人已是敗兵之將，沒有這般勇氣，可是從不輕視的革命軍，不能不加以戒備，而且主觀上革命軍的兵力已感單薄，復經分散，前方作戰，更加沒有絕對取得勝利的把握，此外二十六軍對於第一路指揮部的指揮，也不能絕對服從，南昌總司令部洞察上述種種情況，立時下令在浙境行動的部隊，集中衢州，候令進止。

在衢州過了舊歷新年，那時總司令部已下令取消第一路指揮部，同時委白崇禧將軍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於舊歷年初四初五，分左右中三路進軍。左路為第二及第三師的一部，由衢州向金華，中路為二十六軍，由湯溪經諸暨，右路為第一師及

第三師的一部，由龍游到蘭谿，目的地是杭州。戰事以右路爲最激烈，革命軍推進到游埠，就和敵軍的主力遭遇，激戰三晝夜，第一師第六團團長郭俊身先士卒，因而陣亡，該團官兵亦死亡過半，可以想見當時戰事的激烈。在這壯烈的戰爭中，當地的農民，箠食壺漿的來幫助軍食。這一戰把孫傳芳的軍隊擊敗後，乘勝追擊到桐廬。先一日，桐廬農民已揭竿而起，對踞守桐君山的敵軍襲擊，當時敵人居高臨下，甚爲兇頑，待革命軍趕到，一部分奇兵在惠賓旅館（桐廬江濱的最大旅館，建築較爲堅固）下層，向桐君山敵猛轟，旋即佔領桐君山。白將軍親自趕往前線（左）芝夏地方指揮，戰一日夜，將敵軍主力擊破，順江直下富陽。時留在浙江省城的殘敵孟昭月部，已聞聲先行逃遁，左路敵軍爲周蔭人殘部，當周逆到嚴州時，當地農民集合一千餘人，用土槍土炮，與之肉搏，待革命軍趕到，周逆即撤退。中路二十六軍在湯溪和敵軍作戰後，敵軍敗退蕭山，蕭山農民千餘，向敵一部包圍，繳械六百

餘支。這時農民所用土炮子彈，以雨靴（俗名釘鞋）的鐵刺爲代用品，敵軍中彈立斃，射出時似有尾巴，尤爲敵軍所畏懼。首先入杭州城的爲第一師第一團團長徐圖遠，因在夜間，只以少數入城，大部駐在開口南星橋一帶，待天明，師長薛岳亦趕到。民國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杭州的民衆，已瘋狂似的處在革命的狂潮中，在湖濱公園舉行了一個空前的慶祝北伐軍勝利大會，白將軍親自到會演說，從此以後，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發祥地，也插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了。

六 克復上海

北伐軍既克復了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的根據地杭州，一時江南一帶大爲震動。上海是孫傳芳重要的後方，孫感於自己的勢孤，萬非北閩軍的對手，便不惜和張作霖兼嫌修好，重新攜手，親自到北京去，向張謝罪，結果是和張作霖張宗昌締結

同盟，勾引直魯軍南下，置江南一帶民衆的反對於不顧。

但這時的上海，反對孫傳芳的潛勢力，已達到非常可驚的程度，屬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籍的知識份子，青年學生教員等，暗中活動推翻孫傳芳的統治甚力，特別是上海的八十萬工人，在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即何松齡）的領導下，形成一種鉅大無比的力量，他們爲了聲援北伐軍，並反對孫傳芳勾結帝國主義者與直魯軍，摧殘工會，逮捕工人起見，遂於二月十九日，發動了全上海的總同盟罷工。在「罷工響應北閩軍」和「罷工打倒孫傳芳」這兩個有力的口號下，全上海一百多個工廠的機器都停頓了，全上海的商店也都閉門停業了。不幸北閩軍在這時未能如期進展，以致孫傳芳得以苟延其最後五分鐘的殘喘，除了一面在前線整飭殘餘部隊，以供最後的一拚外，一面便命令李寶章聯合上海租界當局，對於罷工工人，採取斷然處置。李寶章以其大刀隊的恐怖政策，把這：總同盟罷工鎮壓了下去，上海工人和

學生在罷工的短短三天中，無辜被殺的有一百多，被捕入獄的將近三百，而其他在暗中被殺被捕的尤不可勝計。

北閩軍痛恨孫傳芳這種野蠻的屠殺政策，並深以未能在上海工人的總同盟罷工聲中，准時攻到上海，以致犧牲了不少革命的中堅份子爲憾，便積極的計劃進軍。

這時的北閩軍，共分左中右三路，均以會師南京爲唯一目標：左路是程潛將軍率領的江右軍，即攻下九江的主力，循長江沿岸進取南京；中路爲何應欽將軍所指揮的部隊，由浙境吳興長興宜興溧陽溧水前進，直取南京的秣陵關；右路即爲白將軍所率領之東路軍，由嘉興松江進攻上海，俟攻下上海後，即循京滬鐵路，先與何應欽會師，然後攻取南京。

這三路的進展都非常順利，真可謂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孫傳芳軍節節敗退，不敢稍加抵禦。其中尤以白將軍所率領的東路軍，更爲銳厲無前。三月二十日

的晚上，在白將軍指揮之下，國民革命軍第一師薛岳所部，已進抵龍華附近，直魯聯軍中的畢庶澄，本來也是一位人才，早有歸附革命軍的意思，但爲張宗昌所悉，暗中加以監視，以致未能達其輸誠之願。廿一日正午，上海總工會頒佈第二次總同盟罷工的命令，罷工工人都擁到街市中去，分爲南市，虹口，浦東，吳淞，滬東，滬西，閘北七區集合，而武裝糾察隊也混雜在羣衆裏面，開始暴動巷戰，響應革命軍奪取孫傳芳勢力下的軍警機關，和繳直魯軍的槍械。南市，虹口，浦東，吳淞，滬西，滬東各區，先後被工人和武裝糾察隊攻下，只有閘北一區，兩日一夜不能決，工人武裝集中於閘北的，先後有滬東滬西浦東各區，最後南市亦以大批槍械經由浦東運往，而直魯聯軍盤據火車站，始終頑強抵抗，激戰在北火車站，潮州會館，商務印書館俱樂部，警察五區總署廣東街分署，中華新路警察分所，天通庵車站等處。奈因直魯軍人數衆多，武裝極強，工人和糾察隊無法取勝，直至廿二日下午五

時，國民革命軍第一師薛岳，率領大批軍隊趕到，於是直魯軍才全線潰退，大部分被俘虜，白俄兵則逃入租界，全數被英兵繳械。這時，薛岳師出駐北站，白將軍和劉峙的第二師也趕到南市，就佈告出示安民。從此以後，世界馳名的通商口岸上海，就被置於革命軍的勢力範圍下了。

革命軍攻克上海以後，白將軍就在上海坐鎮，一面繼續指揮東路軍，循京滬鐵路線西進，與何應欽程潛等所部，會師攻取南京。上海是中外注目的所在，這時竟被白將軍攻克，而白將軍的年事又很輕，一時「青年將軍白崇禧」的聲名，從外國報紙通訊社傳出，不脛而走，登時傳遍了遐邇。

七 清黨運動

上海和南京相繼克復後，國共兩黨之間，忽然發生了裂痕。十六年四月八日，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對共黨提出彈劾，並請求中央實行緊急處分，驅除共黨，中央乃命令軍事當局，採取非常斷然處置，一面並指派鄧澤如曾養甫等，成立中央清黨委員會，進行清黨事件。上海方面的清黨運動，開始於四月十二日，在白將軍敏捷而又斷然的處置下，首先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繳了工人糾察隊的槍械，同時又查封上海總工會，以及在共黨領導下的工農民衆團體，和總政治部駐滬辦事處。上海市黨部也於此時宣告改組，白將軍的親信人物東路軍總政治部主任潘宜之，作了上海市黨部的常務委員。共黨要人在這一清黨運動中被殺的，有汪壽華羅亦農侯紹裘安體誠宣中華等數人。

白將軍雖然執行中央的命令，採取了這種斷然處置，但他畢竟是武人中比較有新思想的，他一方面固然覺得共產黨想篡奪國民黨的不對，另一方面眼看着許多被捕槍決的共黨要人，都是英俊有爲的青年，如今俯首就戮，未免大喪國家元氣，就

覺得這事也做錯了，於是便不肯再多事殺戮。中央因爲白將軍對清黨運動不甚盡力，就另派了陳羣楊虎兩人到上海來，陳楊兩人都是著名的劊子手，他們一到上海，上海就充滿了恐怖空氣，共黨中的重要人物如陳延年趙世炎等，固然給他們殺了不少，就是僅僅有一些共產嫌疑或者被人挾嫌誣告的，也冤枉殺死了許多，因此有人把陳羣楊虎的名字，諧音爲「成羣狼虎」。

在清黨運動中，白將軍還有一件爲他人所鮮知的秘密軼事，原來這時共黨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周恩來，也被捕獲了，由東路軍總政治部主任兼上海市黨部常委潘宜之審問。潘是個深惡共黨的人，略訊數語之後，就下令槍決。恰巧白將軍這時也在，他的觀念已經改變過來了，見周恩來相貌不凡，就動了憐才的念頭，親自提審。周這時化名爲伍豪，白將軍也知道他這姓名是假的，但並不揭穿，只問他肯不肯自首，聲明脫離共黨。周在共黨中，原以政治手腕靈活著稱，現在姓名既是假的，有

了這脫逃機會，又何樂而不爲，所以一口應承，願意脫離，白將軍就把他釋放了。周被釋出後，就在申新各大報上，大登「伍豪脫離共黨啓事」，凡是讀過十六年四月間的申新兩報的，大概還能記得。這雖然是周恩來手腕的巧妙，但要不是白將軍愛才如命，恐怕周恩來也難脫這一場大難啊。

八 龍潭敗孫傳芳軍

十六年秋間，寧漢合作運動漸次成熟，武漢方面乃要求以蔣介石將軍下野爲前提條件，蔣爲顧念大局，企望甯漢合作的及早實現，遂慨然於八月十四日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將軍權交由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三將軍主持。

這時革命軍正和孫傳芳張宗昌等相持於山東南部諸城日照到韓莊夾溝之線，聲勢甚盛，驟然失去了統帥，事機立壞，第十軍長王天培，十四軍長賴世璜等驕兵悍

將，都怠惰懷異志，紛紛自由潰退，倘若沒有賀耀組以一軍堅守蚌埠，那麼直奉聯軍已能從津浦線直下長江，震動首都了。可是皖北之線雖然沒有動搖，江北之線却已無人肯守，賴世璜曹萬順等，紛紛渡江而南，給孫傳芳一個很好的機會。孫自從敗退入山東，所部雖然還剩下幾萬，但寄人籬下，困苦頗深，現在幸而得到了這個好機會，當然不肯錯過，乃把所有的部隊完全集中在揚州，歃血誓師，激勵士卒，務必攻下南京同時又自知力量有限，不敢分散兵力，想作行險僥倖之計，就擇取鎮江南京間的龍潭爲襲擊目標。龍潭是京鎮間離江最近的地點，登岸不一里，就是鐵路，如若能夠佔據，則京滬間的交通就告斷絕，可操必勝之券，若得由此西進，越過棲霞山鍾山，就到南京城，爲程不足五十里，所以襲取龍潭，可以說是戰略上最佳之點。

孫傳芳的襲取龍潭，是用十二圩的運鹽船和截留得來的小輪數百艘運兵，一舉

而佔據鐵路，更進而破壞下蜀及棲霞山間路軌。南京政府方面，自蔣介石將軍下野以後，就由一羣老朽昏庸的西山會議派，組特別委員會主持，得到了孫傳芳偷襲龍潭的消息，一時京中人心惶惶，高級官吏紛紛離京，幾乎形成無政府狀態。幸虧李宗仁將軍恰巧在南京乃急調京城衛戍各軍堵截，激戰於鍾山棲霞山之間，因得失有關全局，故士卒都拚命作戰。同時白將軍正從上海入京，到無錫而聞變作，立刻下車，召十四軍軍長賴世璜，嚴令於兩小時內，集兵四團，隨同出發。賴這時已心懷異圖，很想藉詞推諉，起初說所部從江北退回，還沒有整理，實在疲極不堪應戰，後來又說部隊分散在無錫江陰宜興各縣，就是要立時召集，也不可能，種種刁難，不一而足。幸當時熊式輝正任賴部師長，對賴的舉動很覺不服，自告奮勇，願率所部兩團，隨白將軍立刻西進，白將軍一面又電檄京滬沿線各軍，於當天趕到鎮江，夾擊孫傳芳軍。

這時的形勢實在非常危急，幸虧孫傳芳的蓄志在奪取南京，渡江軍隊，都紛紛加入西路戰線，未有餘力兼取鎮江，因此白將軍於當日下午抵鎮，能給予孫傳芳以嚴重的夾擊。這一戰役，可以說是北伐以來死傷最重的一戰，因為雙方都處於有勝無敗的地位，抱破釜沉舟的決心，以故血肉相搏，死傷遍野，苦戰亘兩日夜，孫軍始陷於失敗。

孫傳芳軍隊的失敗，有好幾種原因：第一因為孫抱單獨恢復地盤的觀念，事前沒有同張宗昌商量，師無後繼，不耐久戰。第二，孫部處於山湫江濱的一隅，仰而攻擊，形勢先處不利。第三則渡江倉卒，軍實無多，並且缺乏重砲，而革命軍則後方裕如，補充迅速，京城各砲台及鐵道砲車，復給予孫軍以致命威脅。孫傳芳的慘敗：實在是在意料之中。計此役孫部損失十分之九，孫亦僅以身免，從此一蹶不振。

龍潭戰役，實在是重新奠定革命基礎的有關生死的一戰，這一場戰役的功臣，應以白將軍爲第一。因爲如若沒有白將軍率領熊式輝部馳往鎮江應援，並電檄京滬沿線各軍，於當天趕到鎮江，對孫傳芳軍施行夾擊，則單憑李宗仁將軍所率衛戍京滬城各軍，恐怕未必便是孫傳芳的對手，而南京或者因此陷落，也是未可知的事啊。

九 西征討伐唐生智

龍潭戰役雖然重新奠定了革命的基礎，可是不久以後，武漢方面的唐生智，又突然率部異動起來，南京特別委員會乃下令討伐，命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率領廣西軍迎頭痛擊。

關於唐生智異動的經過，是頗值得一說的。原來自從賀龍葉挺在南昌暴動後，寧漢實行合作，武漢政府取消，漢口另外設立政治分會，名義上雖由汪精衛主持，

實際上好像唐生智的私人御用機關一樣。因為這時的兩湖，不僅共黨勢力已被肅清，而且張發奎也被排斥南返，陳嘉祐譚道源也被壓迫西去，所有兩省軍政財黨四權，全在唐生智手裏，別無異已勢力，所以唐生智的統治極爲單純，毋庸顧慮，唐亦躊躇滿志，得意忘形，有一天歡宴部下，曾在席上作大言說：『兩湖現在是我的天下』。其跋扈的狀況，可見一斑。

蔣介石將軍下野以後，唐生智因南京翠龍無首，以爲有機可乘，乃遣派大批密探，分佈南京蕪湖各地，由湘人唐信孚負總責，匿居於南京美國領事館，唐信孚因急欲使唐生智的勢力能夠到達東南，所以每天給唐生智的祕密報告，不是說白將軍及李宗仁將軍將要和何應欽將軍火併，就是說特別委員會分裂在即。唐生智爲其所誤，以爲南京確實不值一擊，並沒有想想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所率領的廣西軍，實力是不容輕視的，就冒冒失失的決意東下，直取南京，打算由兩湖一躍而握黨國的

大權。

唐生智既決心東下，所部就陸續開赴下游，江西是朱培德的防地，但朱部實力無幾，自經賀葉軍繳械一部分後，更不足數，所以唐生智東下，朱培德實在無力阻止，甚至安徽方面也毫無反響，唐生智部隊乃得由武漢而九江而安慶，長驅直下，一路如入無人之境。唐部到達安徽後，唐即委何鍵爲安徽省政府主席，並把安徽省黨部也全部位置了他的私人。這時唐生智聲勢赫赫，大有取南京如探囊取物的模樣。

南京的特別委員會，也早覺察了唐生智的跋扈，知道他必有異動，早已暗中防範，這時就下令討伐，命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率領廣西軍隊，迎頭痛擊。白將軍奉命後，就率領所部，親赴前線，指揮作戰。廣西軍隊素以作戰勇猛著稱，在北伐初期，就有「八軍不如七軍」之諺，而且唐生智部隊驕傲特甚，毫不把廣西軍看在眼

裏，所以一和廣西軍隊接觸，就一敗塗地，唐生智倉皇遁去，臨行時並把勸他自動下野的帥長張國威勒斃以洩憤。從此以後，兩湖就由唐生智的天下，轉移到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的手裏。唐生智的軍隊，也經白將軍收編了一部分，這使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部下的實力，更加增強起來。

十 完 成 北 伐

白將軍自參預西征討唐之役，把唐生智擊敗以後，就留駐在武漢，旋被任爲武漢政治分會委員，並兼任第十三軍軍長，及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和何應欽、李宗仁兩將軍並稱，爲南京特別委員會中三大軍事領袖之一。

這時，北伐軍事早呈中止的現象，自經孫傳芳的偷渡，唐生智的異動二役，革命軍在長江下游一帶，幾乎僅只保住了南岸，和奉軍及直魯軍閥餘孽，形成隔江對

峙狀態。雖然河南方面的馮玉祥，山西方面的閻錫山，都早已歸附革命軍，閻錫山並已出兵討奉，可是十月初望都會戰的結果，山西軍失敗，被奉軍封鎖於省境之內，僅賴傅作義孤軍死守涿州，馮玉祥新定河南，事實上又難以移師應援。奉軍側背既形安定，就和直魯軍引鋒南向，攻擊益形猛烈，革命軍的形勢漸趨不利。南京政府的立場，無論如何不能不完成北伐，十七年一月九日，蔣介石將軍在南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以何應欽將軍爲前敵總指揮，確立北伐的新陣容，北伐軍事始重新趨於積極，一舉奪回浦口，二月十六日奪回徐州，蔣總司令旋即與馮閻兩將軍相會於河南開封，議定協同作戰計劃。會議結果，國民政府遂編成四個集團軍，第一集團軍由總司令蔣介石將軍兼任總司令，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爲馮玉祥將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爲閻錫山將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爲李宗仁將軍，副總司令卽爲白崇禧將軍。

當時直接在蔣總司令指揮之下，擔任津浦線正面作戰的，是一四兩集團軍，而白將軍和李宗仁何應欽兩將軍，實爲蔣總司令最大的臂助。（馮玉祥第二集團軍集結鄭州，準備從平漢線正面，突破奉軍的中央主力，並以一支部隊助攻濟寧。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則突破山岳地帶的封鎖，開始轉取攻勢，北部沿平綏線向北平，東部與平漢線的馮軍會合）。一四兩集團軍在津浦路正面攻下濟南後，因日本的挑釁，發生濟南慘案，蔣總司令爲避免糾紛，早日完成北伐計，乃命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率領第四集團軍繞道濟南西面，渡過黃河，繼續完成北伐。

白將軍奉命後，卽和李宗仁將軍率第四集團軍繞道北進，前鋒過黃河，一似摧枯拉朽，張宗昌部下殘餘的直魯軍節節潰退，彷彿風捲殘葉，一掃而空。因直魯軍的潰退，使奉軍的本部發生大動搖，同時馮閻兩軍也漸漸逼近平津，奉軍的全線總退却，已毫無猶豫的餘地，張作霖本來強硬持主戰論，這時知道不能再事固執，遂

決意退出北平，偕同幕僚，從京奉線出關，不意六月四日午前，專車在皇姑屯車站遇炸，與吳俊陞同歸於盡。六月八日，平津已完全落入革命軍之手，青天白日旗開始飄揚於北平城頭了。

革命軍既克復平津，北伐可謂已告一段落，但直魯軍餘孽張宗昌，率殘部退往灤河一帶，若不加以澈底消滅，仍舊是心腹大患，於是便由白將軍率部繼續追擊，將張宗昌殘部完全擊潰。當時蔣馮閻李四總司令都兵到達北平，獨白將軍直達山海關下，可爲北伐史中平添一段佳話。

第二章 整軍經武埋頭建設

一 秘密飛回武漢

北伐完成，全國宣告統一，可是當時的形勢，仍舊不容樂觀，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就沒有有一年不在分崩離析之中，封建軍閥，割據地盤，已經成了慣技，此刻全國固然統一了，但封建意識，却並不因此之故，就能從手握兵符的人的頭腦中清除，尤其是閻錫山馮玉祥二人，都是舊軍閥出身，雖然已經歸附了革命軍，仍不脫封建割據的意識。這時國民政府已經在廣東武漢開封太原四個地方，設立了四處政治分會。設立政治分會的目的，原是爲了分區負擔，實行

政府指導的，然而實際上又隱然形成了勢力及地盤的分配。例如太原政治分會的管轄區域，屬於閻錫山的勢力範圍；開封政治分會的管轄區域，屬於馮玉祥的勢力範圍；廣東政治分會的管轄區域，屬於李濟的勢力範圍；武漢政治分會的管轄區域，屬於李宗仁的勢力範圍等是。蔣總司令是個實事求是的人，他當然不願意辛辛苦苦方始完成的北伐，僅僅換來一個全國統一的空名義，必定要實際做到這一步，方始滿足，這時眼見得閻錫山馮玉祥二人，仍舊沒有脫割據自雄的野心，閻錫山想把河北省的地盤據為己有，以天津大沽為出海口；馮玉祥則想把山東省的地盤據為己有，以青島為出海口，倘若如了他們的願望，則他們利用港口，自由運入軍火，將來必致勢大難制。以統一而招致新的分裂，這當然是蔣氏所不願意的，於是他便不動聲色，先把自己的直系軍隊，佈滿在山東河北兩省境內，並命白將軍在北平坐鎮，對閻錫山和馮玉祥二人的行動，取監視的態度。

蔣總司令素稱知人善任，他在當時全國的新軍人中，最賞識兩個人，一個是何應欽將軍，還有一個就是白將軍，他這時把白將軍當做腹心之寄，所以把這非常的重任，付託在白將軍肩上。

可是事情的變化，常常出人意料之外，主要的還是當時大多數擁有重兵的軍官，對於聲威卓著的蔣介石將軍所抱的不信任態度，而蔣氏爲謀事實上的統一，對於陰謀割據自雄的野心家，也不能不有所處置，編遣會議的召集，是要統一軍權的一種計劃，而廢止各地政治分會的命令，則是要統一政權的一種計劃，這就和擁兵自衛的各地政治分會的巨頭，發生了正面衝突；他們對於蔣氏，本來早就心懷疑忌，這時聽說要削減他們的軍政大權，當然誰都不肯答應，便紛紛起來反對，其中李宗仁將軍的手腕較爲靈活，他知道了蔣氏要廢止各地的政治分會，就先下手爲強，用武力驅逐了湖南省政府的主席魯滌平，並罷免了他的官職，一面命胡宗鐸陶

鈞率領軍隊，在長江下游一帶布防，阻止政府軍的西進。蔣氏也知道新軍人比較難對付，而李宗仁將軍又是一位人才，所謂「桂系」的野心，更不在小，於是他就先從這一方面下手，第一着便把比較沒有城府的廣東政治分會主席李濟探誘入南京監禁，接着便於三月四日，由中央下令斥責武漢政治分會的違法，並於二十六日下討伐令。

白將軍這時還在北平，他對於廣東武漢兩地政治分會的種種措置，確實絲毫沒有過問，但他既是「桂系」巨頭之一，和李宗仁將軍的關係，又非常的密切，心頭未免疑懼不自安，就是在蔣介石將軍這一方面，雖然心愛白將軍的才具，但又恐他不為己用，所以本來命令白將軍坐鎮北平，監視閻錫山馮玉祥二人行動的，這時反密令閻錫山監視白將軍的行動了。

國民黨在這時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中一致通過，褫奪李濟孫李宗仁

白崇禧三將軍的職權，並授權國民政府，討伐武漢政治分會。白將軍知道已爲蔣介石將軍所不容，便託病入協和醫院不出，但對訪問者仍舊照常接見。有一天上午，一位新聞記者到協和醫院去訪問白將軍，親眼看見白將軍談笑一如常人，毫無何種異狀，可是這天下午，協和醫院裏便喧傳不見了白將軍的蹤跡。白將軍失蹤了！他到那裏去了呢？原來他已祕密乘了飛機，離開北平，飛往武漢去了。一時北平市上，對於白將軍的鬼神莫測的行動，莫不贊歎備至，覺得他大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概。

二 退入廣西

白將軍飛回武漢以後不久，武漢政治分會所直屬的軍隊，即所謂「桂系」軍隊的胡宗鐸陶鈞二部，就和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將軍統率下的中央軍，發生了正面衝

突。廣西軍隊作戰雖然素稱勇敢，但却遠不能敵中央軍的精銳，兼之蔣介石將軍又是一位聰明的戰略家，他的威名更足以先聲奪人，所以一經開戰，胡宗鐸陶鈞二部，就節節敗退，沒有多久工夫，武漢三鎮也完全落入中央軍的手中了。李宗仁將軍主持下的武漢政治分會，暗中進兵皖贛，想推翻以蔣介石將軍為主體的南京國民政府的企圖，這時乃完全歸於失敗。

武漢三鎮落入中央軍手中以後，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就率領廣西軍隊退集湖南岳州到長沙一帶。這時，廣西軍的精銳，並沒有損失多少，依照李宗仁將軍的計劃，想就把湖南作根據地，和中央軍一拼，勝則繼續向鄂贛進展，敗則退入廣西，保持廣西原有地盤。可是白將軍却反對這種計劃，依他的打算，廣西軍這時萬無繼續和中央軍作戰的可能，因為當他們參加北伐時，早已把所有精銳部隊調離了廣西，此刻廣西僅有少數省防軍，實力薄弱，而且態度很不可靠，可以依附自己，也

可以依附中央軍，要是在湖南繼續作戰，勝了還可以說，敗了則留在廣西的軍隊，一定趁風轉篷，改變態度，依附到中央軍那一方面去，到那時自己精銳的部隊又已喪失了，無法奈何他們，勢必至於不但保持不住湖南，就是廣西原有的地盤也無法保持得住，不如趁現在實力還沒有完全喪失的時期，急流勇退，先保持住了廣西原有的地盤，然後整軍經武，等實力充足以後，再徐圖中原，諒中央軍既得湖南，決不致窮追到廣西，倘若他們貪心不足，竟啣尾窮追，那時再在廣西境內，和他們決一死戰，尙未爲晚。李宗仁將軍對於白將軍，素來就言聽計從，這時覺得話很不錯，便完全依從了他的辦法，並不和中央軍在湖南省境內繼續作戰，就率部退入了廣西。

白將軍自和李宗仁將軍退入廣西以後，中央軍果然沒有尾追到廣西省內來，僅僅把廣西省政府改組了一下，事實上，廣西省的軍政大權，依舊在白將軍和李宗仁

將軍二人的手裏。

三 出西江圖粵

反對蔣介石將軍主持下的南京國民政府作中央集權之舉的，並不祇所謂「桂系」的李濟陳宗仁白崇禧三將軍，自從「桂系」失敗以後，沒有多久功夫，開封政治分會的主持人馮玉祥將軍，也舉起了反蔣的旗幟，這時蔣介石將軍重新起用唐生智，任爲第五路軍總指揮，就令他率部討馮。唐生智因過去在兩湖的失敗，馮玉祥的袖手旁觀，不加聲援，是一個主要的原因，所以對馮頗爲懷恨，沙場相見，作戰甚烈。同時馮玉祥將軍的部下韓復榘石友三馬鴻逵等，也都紛紛和馮脫離，帶了部隊投入中央軍方面，故交戰結果，馮玉祥一敗塗地，退入山西晉祠。可是討馮勝利以後不久，唐生智又起而反蔣了。另一方面，駐紮在湖北沙市的張發奎將軍，也舉

起了反蔣之旗，和唐生智遙相呼應。

這時，汪精衛先生實爲蔣介石將軍的唯一的政敵，每一次反蔣的舉動，幾乎無不和汪先生有關，而張發奎將軍和汪先生的關係，尤爲密切。張唐兩部既先後對蔣叛變，當時計劃，因自鄭州至許昌漯河鄆城駐馬店確山一帶，均由唐部駐紮，故決定唐部由平漢路南下，下信陽，出武勝關，而直抵武漢，張部則由沙市向東進攻武漢，俟兩部在武漢會師後，再定進取路向。不意唐部在確山附近和中央軍一接觸，就大敗虧輸，龔浩所部，幾至全軍覆沒，劉興所部，也損失不少，結果是向中央軍投降，由何成濬在周家口加以收編，唐生智重又脫離軍隊，遁往別處，張發奎將軍的部隊，遂成爲孤軍，在中央大軍壓迫下，隨時有被消滅的可能，不得已乃率部轉戰，由湖北而湖南，又由湖南而廣東。因張部大都爲廣東人，而張發奎將軍和汪精衛先生的注意目標，也都在革命策源地的廣東的緣故。張部進抵廣東時，已經是十

八年的年底了。

汪精衛先生自十六年年底出國，已有兩年，這時秘密返國抵香港，在港暗中策動推翻蔣介石將軍的獨裁政權。他雖知道張發奎將軍的部隊，有「鐵軍」的聲譽，確可以一當百，但也深恐僅憑這一支軍隊，未必便能攻下廣東全省，於是他便秘密派遣代表到廣西去見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要求他們出兵，和張發奎將軍的部隊，會師攻取廣東。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也因廣西和廣東同在珠江流域，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廣東是出海的要道，廣西如若不能和廣東聯成一起，就好像被封鎖往了一樣，所以對於這要求，很快的就答應了，議定張部由粵漢路南下，桂軍則出西江東攻，在廣州會師。

當時廣東省政府主席是陳銘樞將軍，陳濟棠則握有廣東的軍權。防守廣東的軍隊，雖有余漢謀香翰屏李揚敬等數師，實力也頗不弱，但却不是張桂軍——亦即北

伐時馳名全國的四軍與七軍——的對手。桂軍在白將軍率領之下，出西江入廣東省境，由肇慶而高要，一直攻到離廣州西面不過廿餘哩的三水，同時張軍也攻到了距廣州東北面不過廿餘哩的花縣，一時廣州形勢，岌岌可危。蔣介石將軍也知道張桂軍聯合起來，其勢不可輕敵，就命何應欽將軍到廣州去督師。白將軍和何應欽將軍，從前北伐時，原是常在一起的同僚，可是這時雙方却處在一種敵對的狀態中了。何應欽將軍也知道張發奎不過是一個武夫，比較容易對付，惟有白將軍素有了「小諸葛」的聲譽，地位聲望，都和他自己不相上下，所以也暗暗具有戒心。抵粵以後，一方面虛張聲勢，揚言要用重兵收復花縣，却把所有精銳部隊，集中西江，向白將軍所率領的桂軍猛攻，另以奇兵一支，由廣州花縣之間斜出，截斷張桂軍的聯絡。白將軍當時本來不難擊破何應欽將軍的戰術，然而終因廣州形勢特殊，（廣州西南兩面皆阻於江水）桂軍遠道而來，渡江進攻不易，只好仍舊率部退入廣西境

桂軍既退，張軍勢孤，所以不久也就被何應欽將軍打敗，張發奎將軍率領所部，退守湖南廣西邊境一帶，和白將軍及李宗仁將軍所率領的桂軍，保持密切的聯繫，時人就稱他們的軍隊爲「張桂軍」。

四 攻湘達岳州

民國十九年春天，匿居山西晉祠的馮玉祥將軍，和閻錫山將軍聯合起來，對蔣介石將軍作新的進攻，在北平召集擴大會議，由汪精衛先生爲主持人；同時，在蔣介石將軍主持下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下令討伐馮閻，於是便引起了有名的中原大戰。當時馮閻兩將軍的根據地，是華北諸省山西河北河南。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原爲馮玉祥將軍的舊部，持曖昧態度。而蔣介石將軍的根據地，則爲富庶的江

南諸省。南北大戰的初期，蔣介石將軍處於極不利的地位，他在河南歸德方面，和馮玉祥將軍的陣地戰，陷於膠着狀態，同時閻錫山將軍手下的孫楚楊效歐等部，却從河北循津浦線南下，攻陷了山東省會的濟南，一度攻到孔子聖地曲阜。韓復榘爲保存實力起見，率部向膠濟沿線退去，並不作戰。汪精衛先生原和張桂軍早有聯絡，這時見戰事勝利，就派代表到廣西去見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要他們和張發奎將軍會同率部北上，與馮閻兩軍南北夾攻，粉碎蔣介石將軍的政權。

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原都是懷抱大志的人物，偏處廣西一隅之地，本來就頗覺鬱鬱不得志，這時見有機可乘，當然不肯錯過，便率部出湖南零陵，和張發奎部會師，一舉攻陷了寶慶。這時湖南省政府主席是何鍵，省內的中央軍早已被調往前線作戰，只留有少數省防軍如陳光中師等，實力薄弱，當然不是張桂軍的對手，所以張桂軍攻陷寶慶以後，一路下衡陽，下長沙，下岳州，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

使蔣介石將軍的統治大爲動搖。

然而蔣介石將軍畢竟是一位聰明的戰略家，在他主持下的南京國民政府，是得各國承認的，他就利用這一點，當張桂軍攻陷岳州，長江下游震動時，便和各國接洽停當，停泊長江中的外艦，一致開炮攻擊；一面又令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出兵攻廣西，搗張桂軍的後方，這對於張桂軍，確是不小的打擊。張桂軍既被阻於外艦，不能渡長江北上，和馮閻的軍隊會師中原，同時龍雲所率的滇軍，又已攻入了廣西，廣西只有黃旭初所率的少數部隊留守，被滇軍包圍於南寧，形勢很是危急。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計議之下，覺得北上既格於形勢，一時不能辦到，東征又有孤軍深入的危險，而且廣西後路被搗，倘若失陷，則勢將無家可歸，於是便決定仍舊退保廣西。桂軍退入廣西以後，南寧之圍遂解。不過張發奎將軍所率領的軍隊，却於這時和白將軍及李宗仁將軍分手了。張將軍不久也就脫離了軍隊，出國赴歐，考

察軍事，所部由繆培南、吳奇偉率領，併入粵軍。

五 整軍經武

白將軍自從重新退入廣西以後，就一意整軍經武，在他縝密的計劃之下，擬定了一種三寓政策，即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募於徵。

什麼是「寓兵於團」呢？就是做效古代戰國時管仲的軌里縣鄉的制度而來的。民團由各鄉（鎮）村（街）中，抽調由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壯丁，（有肺病神經病以及五官不健全的疾病的人除外）實施訓練，每年輪流徵調，分四期訓練，每三個月為一期，由各鄉（鎮）村（街）長兼大隊長，隊長，或分隊長，這種兵役叫做預備兵。預備兵退伍後，再由縣裏定期召集訓練，三個月退伍，這就叫做後備隊。後備兵退伍後，經過相當時間，再由民團指揮部定期召集，集中訓練，半年退伍，是

爲特種後備隊。這種兵役退伍後，卽爲在鄉軍人，平時用以擔任警衛地方及剿匪工作，遇到戰時，儘可先調這種兵役來補充。

至於「寓將於學」的政策，不但招收有程度的學生，和調集部隊裏的軍官，到軍校去受軍事政治訓練，造戈將校的人才，同時又成立一個民團幹部學校，分期調集各鄉（鎮）村（街）長，實施軍事政治訓練，半年畢業另，行招考高中程度以上學生，實施訓練，期間改爲一年，畢業後分派到各鄉（鎮）村（街）去，當鄉（鎮）村（街）長兼小學校長，民團小隊長，隊長（所以叫做三位一體）或擔任初中軍事訓練隊的助教。又，凡是初中學生，在將畢業的最後一個學期，召集到一個地方去，集中實施軍事訓練，對於軍事學很注重，考試不及格不許畢業，得延期或留級，故一般畢業學生，對於軍事學識，非常充實，個個都具備了「文武全才」的學生軍人資格。預備將校既有這麼多，到了戰時，如果軍官死亡，就可以由這預備將

校中來抵補，而且他們既具備了軍事學識的基礎，不愁沒有指揮軍隊的能力。

其次，關於「寓募於徵」的政策，牠的意義就是改募兵制爲徵兵制。廣西的民衆服役期是兩年退伍，三年退休，不論是商人農人或是工人，都要入伍，入伍二年，可以退伍，三年可以退休，但必要時得從退休的中間抽調出來，抽調的辦法很公平，就是把所有退伍退休的民衆聚集起來，用數字的方法抽調，譬如某一鎮有五百個，便編成五百個數字，如果這一次要抽一百人，便先抽一至一百，以後繼續用數字編抽。不過數字的編成，不是用命令法，而是用抽籤法，各人自己抽籤，弊竇是絕對不會發生的。等抽籤以後，到當地醫院裏去檢驗身體，如若發現疾病，就可以免除兵役。但決沒有人會假裝疾病，同時也不敢，因爲軍令森嚴，即使是獨生子，也不能規避，好在已有軍餉，家屬也由地方維持，生活不會發生問題。

廣西自實行徵兵制度以後，民衆已經完全變了軍隊化，軍民不分，軍即是民，

民即是軍，不論什麼人跑到廣西去，在窮鄉僻壤之間，到處可以看見穿着深灰色制服的老百姓，而且禮節很周到，誰都不能不承認他和正規軍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差別。

廣西平時的正規軍很少，只有六師兵力，有一位名人跑到廣西去，會見白將軍時，曾這樣問着：

「廣西的軍隊很少，對於自衛上，可覺得足夠嗎？」

白將軍很自豪的回答說：

「廣西全省皆兵，不但自衛力量很雄厚，而且可以充分負起復興民族戰爭的偉大使命。」

這決不是白將軍誇大的話，事實上，廣西的民衆，確實個個都能負起這個重大的責任來的。

六 訓練民團

關於廣西的民團，前面已說過了一些，但却不很詳細，現在特補敘一下。原來廣西的民團，創始於民國十九年，最初民團的軍事最高機關，爲團務處，隸屬於省政府，至民國二十年，改隸歸總部，將全省分爲十一民團區，每區設指揮部，署理關於民團訓練徵調等事宜，區指揮部下設民團總司令部，各鄉（鎮）村（街）民團均歸其管轄。

至於訓練民團的目標，最好還是徵引白將軍自己的話，他說：

『我們訓練民團的決定，是在民國十九年，從訓練學生着手，領導全省民衆，都組織起來。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我們有所準備。我們訓練民團的目的，在政治上，他們能夠自治，在經濟上，他們能夠自給，在軍事上，他們能夠自衛。』

祇有全國民衆都能自己管理自己，自己供給自己，自己保衛自己，然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旋渦中，作最後的掙扎，中華民族才能夠復興。」

廣西的民團組織，是用全力從下層做起層階，拚命來發展他們的實力。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要把鄉村或街市來做單位。若干鄉村或街市的單位，組織一區或一鎮的單位，其中較大的單位就是縣，若干縣的單位，再合成一個團部，全省分爲十一個團部，就是南寧，梧州，鬱林，新州，柳州，桂林，龍州，百色，天保，平樂，興業，每一個團部設立一個司令部，十一個團部都歸全省最高當局的監督。

這民團又分爲正規隊，緊急隊，預備隊，公務員隊，正規隊再分爲甲乙丙三等隊伍，甲等隊有九十人，乙等隊有七十二人，丙等隊有六十人，擔任訓練的正副長官，由民團總指揮委任，在他們指定的地方上訓練民團。緊急隊是由正規隊內退伍的民團組織成功的，所有在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壯丁，並不在正規隊裏服務的，都

被調派在預備隊內工作，在他們居住的地方受訓練；按照軍隊規章，年齡在十八歲至三十歲的人，須加入甲等隊，年齡在三十一歲至四十五歲的，須加入乙等隊，每隊由隊長指揮，每區的隊伍由區隊長指揮，每縣的隊伍由縣隊長指揮，隊長的職務，是由村莊中的年老者或閭長來兼職的，區隊長是由區長來兼任的，縣隊長是由縣長來兼任的，公務員隊是由以前受過軍事訓練的公務人員組織成功的。民團訓練的方法，牠有一種領導民衆組織與訓練的好處。

一個專門訓練民團長官的軍官學校已經成立了，凡是能夠領導這種運動的人，都集中在那里訓練。報名的學生，有二千七百五十七人。那些學生，都是從高中或初中畢業生補充來的，共分爲三隊，凡高中畢業的，或有同等教育程度的學生，加入第一班，他們需受訓練六個月；初中畢業生則加入第二班，受十個月的訓練；初中學生肄業在一年以上的，則加入第三班，需受訓練十八個月。

訓練的工作，是包括普通的軍事和體育的訓練，防空和防毒的方法，同時也包含較廣的範圍。在這裏面所教授的，是良好公民的基本學識，初級政治組織常識，簡單的節制生育常識，植林。現代的科學耕種方法，畜殖，建設公路，這種種科目，都是用講義來教授的，實事表現的，團體討論的，並且考察村市的一切機關。學生畢業以後，認為他們能夠領導他們的同志，達到政治教育軍事三種運動的目的，同時在地方自治管理上，也能負責參加工作。經過他們這種輔助之後，對於全省鄉村建設上，都重新改組起來，並且每個人都盡了他們的責任，使婦孺們也都知道，對於全省和全國的責任，都要他們去實行的。

緊急隊的團員，由一縣的司令部的長官發令召集，一年訓練一次，這樣的訓練延至四年為期，除了同正規隊讀一樣的功課外，還要受防空同防毒的種種訓練。

預備隊的單位，每隊分為三小隊，歸訓練長官同兩個助理長官指揮的一等都市

的訓練時期，是從三月至八月，次等都市是從九月至次年三月爲止，每次訓練的期間，從兩個月到三個月，每天上講堂兩小時至三小時，直等到一百八十小時的訓練修完爲止。

公務員隊的訓練，同預備隊的訓練，除功課上的增進外，其他一切都是相同的。軍隊裏的司令官長。都駐紮在指定的地方，專門担任訓練這些隊伍。

實施這種方法的效果，有很多優點，廣西素以多匪著名，所以有句俗諺：「多山必多洞，多洞必多匪」。廣西人往往因爲匪禍的擾亂，而不能安居樂業，可是自從新的民團制度實行以後，已經把匪的問題解決了。以前多匪的廣西省，現在很少土匪的發現。

第三章 首樹抗日之旗卒達抗日之願

一 兩廣合作

廣東方面，自民國十八年李濟琛被扣以後，就由陳銘樞回粵，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一職，但軍權却都握在第八路總指揮陳濟棠的手裏。陳原是李濟琛的部下，與徐景唐齊名，不過他爲人城府較深，活動手腕也很高明，所以李濟琛被扣後，就繼李而任第八路總指揮之職，握有廣東全省的軍權。他雖握有軍權，還覺心有未足，很想把政權也一併奪將過來，無奈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也是政治舞台上一員活動好手，不容他有這機緣，兩人明爭暗鬥，傾軋極烈。

民國二十年二月底，蔣介石將軍在南京主張開國民會議，但因胡漢民氏表示反對，於是發生激烈的爭執，結果胡氏被蔣扣留於南京湯山。胡氏原是廣東的元老，因胡的被扣，廣東派一致對蔣抱反感，向來和胡氏關係最深的古應芬，祕密跑到廣東，游說當地的實力派陳濟棠陳銘樞等，起來樹反蔣的旗幟。陳濟棠當即答應了，陳銘樞却抱首鼠兩端的態度，躊躇不決，於是陳濟棠遂乘此機會，和古應芬聯合，驅逐了陳銘樞，把廣東的政權也奪到了自己的手裏。

當時的廣東，實已蔚為反蔣的大本營，除了擁護胡漢民氏的廣東元老派以外，在北平擴大會議失敗的汪精衛氏，也由香港趕來參加。汪氏這時和「桂系」的關係，已較以前為深，抵粵以後，第一件事就是說陳濟棠和「桂系」合作。陳濟棠也覺為壯聲勢起見，兩廣非攜起手來不可，於是就派代表到廣西去見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商談合作的事。白將軍對於兩廣聯成一氣的事，本來早就有這樣的存心，這因

爲廣西不論是在地位上，形勢上，都少不了廣東的支援，十八年的出西江圖粵，也就是爲了這緣故，現在見陳濟棠自己派人來商談攜手，自無有不從之理，於是欣然應命，從此廣西和廣東，遂重又站在一條戰線上。

兩廣重新宣告攜手合作以後，遂於五月二十七日，於廣州召開非常會議。在南京國民政府任鐵道部長的孫科，也脫離了蔣介石將軍，趕來參加，任非常會議主席。非常會議決定在廣東成立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在蔣介石將軍主持下的國民政府。

廣東國民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對峙了有四個月之久，一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南京政府爲統一團結一致對外起見，派代表張繼等南下，商談和平解決辦法。張等到粵後不久，就和粵方代表汪精衛等聯袂北上，開和平會議於上海，結果實行妥協，條件是蔣介石將軍下野，釋放胡漢民氏，調十九路軍衛戍京滬，取銷

廣東國民政府。

廣東國民政府取消以後，陳濟棠仍握廣東的實權，這時他開始逐漸排斥廣東的異已勢力，把汪精衛孫科等在廣東的勢力一掃而空。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一度曾想和廣東方面的元老派聯合起來，推翻陳濟棠的統治，結果也因元老派沒有實力作後盾，未獲成功。

二 與紅軍鬥智

民國廿三年十月，江西中央蘇區的紅軍，在朱德毛澤東領導之下，開始長征，隊伍通過了湘粵邊境，即將進入廣西。當時蔣介石將軍派中央軍薛岳周渾元等師在後尾追，但真正的目的，顯然並不全在消滅紅軍，而是借消滅紅軍爲名，使中央軍的勢力，得以達到平素爲中央聲威所不及達的西南邊僻幾省。白將軍也明瞭蔣介石將軍的作用，所以他只讓出廣西東北一角來，容紅軍及中央軍通過，却不容他們向

中都問鼎。一方面他又和紅軍鬥智，使紅軍在西延山脈周圍，遭遇了許多困難。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紅軍每到一處，全村全鎮的糧食統統燒光了，到底是誰燒的呢？起初老百姓傳說是紅軍燒的，但事實上許多鎮市在紅軍未到前，已在火燒了，這樣難道紅軍自造困難，把房屋糧食統統燒光，使自己無處住無處吃嗎？這當然是不會的。後來事情調查明白了，原來是出於白將軍的計劃。

白將軍這個計劃確是相當厲害的，他下令在紅軍通過區域的縣境內，派人專燒民房，每人每日得大洋二元，並且把放火的人穿上紅軍軍服，喬裝成紅軍模樣。（軍服的來源是縣政府捉獲紅軍的掉隊落伍兵士，殺之而剝去其軍服。）這樣一方面使紅軍無處住無處吃，另一方面又使居民懷疑紅軍放火，因而對紅軍發生憤恨的心理。

然而紅軍却也有他對付的方法，他立刻傳令部隊大家去救火，救熄後，召集全

鎮居民來開會，當場把被捉住的七八個冒充紅軍放火的人拉出來，要他們在居民們面前自供，又對居民說：『紅軍是幫助百姓的，我們幫助你們救火。現在你們太可憐了，在年終的時候，弄得無家可歸，那家房子被燒的，紅軍願把沒收土豪的洋錢大烟救濟你們。』接着又問他們怎樣處置那放火的七八個人，大家一致說要槍斃，結果是被拖到鎮外去執行了。被燒掉房屋的居民，都來領洋錢和大烟，而且有一百多個人報名自願加入紅軍。

白將軍和紅軍鬥智，目的原是要使居民懷恨紅軍，不料反使居民加入了紅軍，這實在太出於他意外了。可是紅白鬥智，白不敵紅，也就成爲紅軍長征史中的一段佳話。

三 出兵抗日

民國念五年，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因國內民衆對日抗戰的呼聲，一天高似一天，而南京中央政府在蔣介石將軍主持之下，却屢次宣言未到最後關頭，不肯出兵抗日，遂和廣東方面的陳濟棠聯名於六月二日發出冬電，四日發出支電，請求中央領導出兵抗日，同時對於軍隊旗幟，也有所更動，易名爲國民革命軍抗日救國軍，陳濟棠爲抗日救國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爲抗日救國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白將軍則爲抗日救國軍第四集團軍副司令，先後在廣州南寧分別就職。

白將軍在南寧就職後，就率領所部廣西軍出湖南零陵，六月初旬，到達湘南重鎮衡陽的南面，一時國內謠諑繁興，咸慮中央與西南方面內戰的不可避免。

當時中央方面，以爲救亡禦侮，非先統一不可；西南方面，則以爲中國的統一應於對外救亡戰爭中求之，雙方意志頗不一致，這是政治上衝突的焦點。

因西南方面的揭櫫抗日，國民黨五屆中央執委，遂決定於七月十日召開二中全

會，會場中由主席團提議組織國防會議，經全體通過，並指定白將軍及李宗仁陳濟棠等均為國防會議會員，這是中央為要和綏西南方面衝突的苦心。

蔣介石將軍對於廣西和廣東，顯然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廣東方面的陳濟棠，年來把持地盤，跋扈飛揚，與中央儼同敵國，種種怙惡行爲，使他早有除惡務盡的決心，可是廣西方面的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年來銳意建設新廣西，訓練民團，成效卓著，不免有愛才之念，要引他們爲抗日戰爭中的幫手，所以他的對付西南事變，也把廣西和廣東分別對待。七月十三日，二中全會通過，仍以李宗仁任廣西綏靖主任，白將軍任副主任，廣東綏靖主任陳濟棠，則被免去本兼各職，改任余漢謀爲廣東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及第一軍軍長，負責整理全省軍事。

余漢謀原是陳濟棠部下將領，他對陳濟棠的行動，素不滿意，自陳濟棠標榜抗日後，即由大庾防地飛贛轉京，隨即發出通電，擁護中央，這時既膺新命，就於十

三日由京回大庾防地，十五日在大庾通電就職，並即率師入粵，陳濟棠當時猶在廣州就抗日聯軍總司令職，惟以余部及中央軍繼續南下，廣東內部將領又都有離心傾向，迫不得已，乃於七月十九日離省赴港。被陳盤據數年的廣東，方始完全歸入中央統治之下。

廣東局面既發生變化，廣西已陷入孤掌難鳴狀態，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也就預備服從中央，就廣西綏靖正副主任之職了。不料七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又發表命令，免去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的廣西綏靖正副主任之職，改任白將軍爲浙江省政府主席，李宗仁將軍爲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這也許是蔣介石將軍要迫使白將軍等就範的一種手段，但却引起了白將軍等的恐慌，因爲他們的武力都在廣西，離開了廣西，就好比魚離開了水一樣，而且深恐蔣介石將軍記念前嫌，則自己的生命就不免要發生危險，於是乃於二十八日在南寧召集軍事會議，態度轉趨強硬，徵調全省民

團，並於南寧柳州桂林平樂龍州等處，建築防禦工事，應付戰爭。

蔣介石將軍這時抱和平統一的意念，實在不願國內再發生戰爭，而且尤其珍惜廣西的武力，要留作他日抗日救國之用，所以決定用政治手腕和平解決。八月一日，親電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勸告他們接受國府新職，同時程潛何應欽等，也電白將軍等勸停止軍事行動。白將軍等本來預備於八月一日在南寧成立自治政府，因鑒於和平空氣的濃厚，乃亦停組新府，以爲商餘地，並向中央提出和平條件四項，及要求給予名義與旅費出洋。八月底，中央復派朱培德居正程潛等大員，到廣西去和白將軍及李宗仁將軍等協商和平方案。白將軍等對攜去的和平辦法，完全接受。九月六日，國民政府乃發表新命，仍任李宗仁將軍爲廣西綏靖主任，而任白將軍爲軍事委員會常委。九月十六日，白將軍和李宗仁將軍都在邕寧就新職，桂局乃告一段落。

桂局解決後，白將軍即有由桂飛粵，入京供職軍事委員會的傳說，後因廣西軍事，向來由白將軍一手主持，而辦理復員各事，又須待白將軍處理，故臨時終止入粵之行。白將軍並表示於處理廣西軍事告一結束之時，將組考察團赴歐洲，土耳其，俄德諸國，考察一般軍政設施，但其後也因種種原因，始終沒有成行。

四 冒暴風雨飛京

民國六年七月八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後，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談話，說現在已經到了最後關頭的犧牲時刻，這時他已隱然抱有抗戰到底的決心了。不久，他就飛回了南京，八月一日，電邀白將軍與李宗仁將軍晉京商決大計，三日復派塞可斯巨型機來桂迎迓，李宗仁將軍未克即往，特派白將軍先行。白將軍乃於四日晨九時，由蘆溝乘車赴二塘機場，李宗仁將軍親自送行，沿途商民，均懸旗燃炮歡送，並

有「歡送白副總司令晉京促進抗敵」，「預祝抗敵勝利」等標語。黨政軍學生民團等三萬人，在南門外列隊歡送，至為熱烈。十時半，白將軍向李宗仁將軍行最敬禮，並與歡送者握手作別，即行登機。與白將軍同行者，有中委李季李任仁，參謀處長黎行恕，高級參謀劉爲章，及隨員等十五人，因座位不敷，另派廣西號分載。十時四十分，兩機同時啓飛北發。白將軍在機場曾語往訪問之記者謂：『國難嚴重到目前這地步，只有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發動全國抗戰。蔣委員長最近的談話，和四項主張，實爲全民族生存要求，本人此次北上，惟有將廣西全省民衆抗戰熱誠，帶往中央。』

白將軍所乘之塞可斯巨型機及廣西號機起飛後，中途因氣候惡劣，發生暴風雨，司機及隨從等，都以爲不宜冒險，要求折回；但白將軍抗戰的意志極爲堅決，不顧一切，堅欲飛京，司機與隨從等無奈，只得冒暴風雨繼續前進，中途幸亦未發生

何種事端，於當日下午四時半，安然在下關江面降落。何應欽，程潛，王寵惠，錢大鈞，張嘉璈等數十人，均往下關津浦路歡迎。白將軍精神飽滿，英勇猶勝當年，下機登陸後，與歡迎人員一一握手示謝，旋乘汽車赴陵園李烈鈞私邸休息。至六時許，晉謁蔣委員長，並同進晚餐，相與敘談甚久始出。至與白將軍同來的其他人員，則由軍事委員會派員分別招待。

白將軍自從民國十七年繼續完成北伐，離開南京，瞬將十年，此次到京，目覩京市建設，突飛猛進，不勝有今昔之感。又，白將軍到京後，曾向人表示：『我國物質準備，較侵略者或有不逮，惟人口之衆，土地之廣，決非彼方所能望其項背，我人應抱定犧牲到底精神，誓以頭顱熱血，換取民族國家之生存。』

五 指揮淞滬大戰

白將軍到京不久，適各地軍政領袖，亦應蔣委員長之招，聯袂赴京，遂共同商談，決定了抗戰大計。同時，白將軍原兼任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到京後因該會會務繁忙，每日清晨，均到會辦公，恆至深夜始歸。

未幾，「八一三」抗戰發生，中央命前「一二八」抗戰名將張治中率部禦侮，復因淞滬地位重要，非有軍事大員督師不可，而環顧左右，惟白將軍方足當此重任，乃命白將軍負責全權指揮淞滬軍事。白將軍奉命後，即與張治中將軍決定軍事計劃，以日軍遠道而來，首宜挫折其銳氣，乃取攻勢的殲滅戰略，將日軍包圍封鎖於虹口楊樹浦區域，然後痛加掃盪，前鋒一度曾達匯山碼頭，殘敵傷處江濱一隅之地，且全線被我切成數段，恐慌萬狀。後日軍爲解救其危急狀態起見，派部在吳淞張華浜獅子林石洞口等處登陸，我始改取守勢防禦。在淞滬戰場上，抗戰達三個月之久，雙方均動員數十萬之衆，爲中日間第一次的大戰；白將軍一人指揮全局，其勞

瘁的程度，可想而知。

在淞滬戰役中，還有一則著名的軼事。先是，日方得漢奸報告，說白將軍將於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一時，往先施公司東亞酒樓會晤蔡廷鍇將軍，乃派飛機攜二百磅大炸彈，前往投擲，蓋因白將軍督戰甚力，又爲中樞方面重要人物，所以必欲置之死地而後甘心。實則此項消息，純屬子虛，白將軍並未前往東亞酒樓，結果徒費心機，只累及我無辜民衆，死傷數百人，也可以說是無妄之災了。

六 隨蔣委員長視察西北

大上海淪陷後，白將軍即回抵南京，繼續指揮各軍，節節抵抗，務使日軍每進佔我一寸土地，即須交出一寸代價。當十二月初旬日軍各路進攻南京時，白將軍會親往前線陣地巡視，斯時日機正在投彈，日軍亦正在進攻，槍砲炸彈，宛似雨下，

殊爲危險，但白將軍從容談笑，一如平時，官兵見之，勇氣咸爲奮發，猛烈反攻，使日軍爲之辟易。

及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在日軍猛攻之下，亦告不守，白將軍乃隨衆退往漢口，參加漢口會議，決定軍政大計。當時曾一度傳言白將軍將與李宗仁將軍共同主持蘇皖防務，但結果並未成爲事實，因此時蔣委員長與白將軍已如水乳之交融，欲留其參贊輔助，不願其離開左右也。其後白將軍曾一度奉蔣委員長之命，回廣西調大批新軍往華北及長江流域前線作戰，並以一部協助廣東海防。迨任務完成，返回漢口，適蔣委員長欲巡視西北各省，白將軍乃與之乘機偕往。先後視察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各地；抵山西臨汾時，與朱德毛澤東及第八路軍其他各將領會商，抵河南開封時，與津浦路總指揮李宗仁將軍及程潛，劉峙，宋哲元，商震等討論戰略，曾商妥重要之決議。

最近（二月十六日）回教徒在漢口開全國祈禱大會，祈願戰勝，白將軍本爲一忠實之回教徒，因亦列席，對衆演說，主張抗戰。略謂：『余最近乘機視察陝西，甯夏，甘肅，青海各地，對於五千萬回教徒主張抵抗日軍，擁護國民政府，表示贊佩。回教徒與漢民之不和，係過去滿清政權所致者，吾人捨棄舊來陋習，學習中國語。宗教應限於精神世界與宗教之同胞提攜，盡力達成共同目的爲要。』